

<<今朝风日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今朝风日好>>

13位ISBN编号：9787549511389

10位ISBN编号：7549511381

出版时间：2012-2

出版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董桥

页数：27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今朝风日好>>

前言

上星期英国朋友替我找到了丁尼生三本诗集，一八二七、一八三 和一八三三的初版，著名书籍装帧家利维耶旧皮装帧，深绿烫金色花纹，三本合装在黑皮金字书盒中。

每本诗集里都珍存一封丁尼生真迹手札，第一本里那封写给厄特里教士，说星期天晚上起程去多佛尔，星期一上午十点四十五分过多佛尔海峡，暂时避开不去巴黎，怕遇上骚乱，转往布鲁塞尔。

是一八六九年六月十二日写的，巴黎正在举行大选，群众上街游行争取共和政体。

我听说厄特里一生爱山，到处游山看山，跟丁尼生结伴去过瑞士玩了一个月，山上路人看到诗人跪在地上俯身观赏野花丛中一只蜻蜓，高声大叫说他隔着蜻蜓的双翼看得到花的颜色，一朵阿尔卑斯山玫瑰。

夹在第二本里的那封信写给替丁尼生出书的出版社，短短一句话，吩咐出版社让厄特里教士随便挑走诗人的书，要多少给多少。

签名底下日期是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二日。

第三本里珍存的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写给诗人作家贝涅特，也很短，谢谢贝涅特的乐谱和诗评，说不是每一只鸟都会唱出这样好听的歌。

这三封手札里写给厄特里那封连信封都保存了，贴着一个便士邮票，教士地址在Streatham Common，我旅居英伦那几年住过那一区附近，搭火车天天经过，是个老乡镇，绿荫怡人，整天懒洋洋，连火车站月台上的鸟胆子好像都比别处的鸟大，不避人。

奇怪，一八二七年那本丁尼生昆仲诗集书后贴了一张对折手稿，写明是丁尼生没有发表过的诗，共五节。

字迹纤秀，英国朋友说不像丁尼生笔迹，我看也不像。

这三本书里夹着的三封手札《丁尼生书信集》里都收录，那五节未发表的诗倒是待考了，要慢慢翻查丁尼生传记材料也许拼得出头绪。

我今年六十八，猎书猎字猎句猎了大半辈子，偶然猎得这样一盒老书几页旧信依然高兴得不得了。

小时候家里大人带我去一家破庙探望一位江浙老和尚，都说老和尚相术高明，随便批两句吓得倒一众信徒。

那天他摸摸我的头说：“十七岁出外漂泊，二十三岁与字与书结缘，一生不渝，旁的枝枝叶叶尽是造化，不必多说！”

“大人们半信半疑，半喜半忧，溜到嘴边的一句话只好吞下肚子里去：“靠字靠书，这孩子将来愁不愁衣食？”

“罗素说他两岁那年家中大人教他读诗，对着一堆客人他背得出丁尼生的两行诗。

我是抗日婴儿，生下来逃难逃不停，拖到六岁才背得出那首“床前明月光”。

总之过完十七岁生日我真的飘洋到台湾读书，毕了业颠颠簸簸住过许多陌生的地方，没有一天离开过字与书。

二十三岁在新加坡牛车水一家破旧阴暗的书店里淘到一函线装《梦溪笔谈》，我高兴得两眼泛泪：“是宋版书吗？”

“朋友吓一跳。

“是清末民初的版本。

“我说。

多年后在伦敦买到第一本狄更斯残破的初版我也想哭。

庙里老和尚不点破我也推算得出此生毫不长进。

惟其不长进，这几十年里我才摸不着天多高地多厚写得几十本书：心中学问越小笔里胆子越大。

美国幽默作家罗伯特？

本奇利说他写作写了十五年才发现他根本毫无写作天分：“可惜我已经太有名了，没办法封笔。

“他家三代人都出了作家，孙子彼得写《大白鲨》拍成电影红得不得了。

老本奇利当过演员也写过戏剧评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给《生活》杂志和《纽约客》写剧

<<今朝风日好>>

评叫好又叫座。

我连改行写剧评都太晚了，当演员也休想，太老了。

只好尽量守本分，拼命看书拼命玩书也拼命丢书：看不下去的书越来越多；看得下去的书大半是老书。

老书已然好玩，配上老装帧老得典雅老得气派，那是玩不厌的。

乔伊斯《尤利西斯》一九三一年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印得大方，水蓝色封面反白字，怕弄脏，英国旧书商替我找装帧店做了个布面书盒贴一块烫金字的红皮，妥当极了。

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九二八年翡冷翠出版，一千本里编号三三三，劳伦斯签名，也供养在后配的书盒里，东京那位旧书商包了好几层牛皮纸送到我家来。

英国有个老前辈许多年前去法国拜访毛姆，他说毛姆家的藏书又多又整齐又体面，毛姆坐在书房里抽雪茄皱起眉头说他看书看老了也看累了，远远瞄着一排排的书脊只想偷笑：“都安好，心里踏实！”

“埃德蒙？”

威尔逊说好几位读书品味很高的饱学之士常常劝他不要低估毛姆的作品，可惜威尔逊始终看扁毛姆，判定他终归是个二流作家。

他说英美读书界程度下降了毛姆才那么红：“他的作品确实好看，确实有趣，文词越浅白越见文采，可是他的故事到底是杂志货色，就算题材严肃，情节还是蹩脚得要命。”

“他说那是毛姆写连载小说媚俗之计，每一期都要制造一些奇情。”

我是老派人，还是喜欢毛姆。

我的文章从来都先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肯定也是威尔逊说的“杂志货色”。

我的文词还没有练出毛姆的功力，我很介怀，也很沮丧。

我深信不论中文不论英文，文词清淡可读最是关键。

然后是说故事的本领。

年轻的时候我效颦，很高眉，认定文章须学、须识、须情。

岁数大了渐渐看出“故事”才是文章的命脉。

有了学问有了见识有了真情没有说故事的本领文章活不下去。

阅世一深，处处是“事”，顺手一拈，尽得风流，那是境界！

我读遍毛姆的作品，“我”字摆进去的都好看；没有“我”字的长篇短篇都逊色。

“我”不可怕事，总要堂堂正正站得出扛得起才行。

这当然是偏见。

说不定七十岁以后我又生出另一些偏见。

到时再说。

写作免不了师承也免不了偷艺。

大仲马不介意妻子跟朋友私通，还喜欢把情人让给小仲马消受，小仲马忍不住说：“我真腻烦了，老爷子你怎么老把你的老相好让给我睡，新靴子也要我先穿松了你才穿！”

“大仲马听了说：“那是你的造化，证明你的器官够粗你的脚够细。”

“大仲马写得出《基督山恩仇记》小仲马终于也写得出《茶花女》。”

连出家人悟禅听说都要本源。

邱琼山路过山寺，惊见四壁都画满《西厢》：“空门安得有此？”

“老僧从此悟禅！”

“从何处悟？”

“悟处在‘临去秋波那一转’！”

“三十多年前伦敦旧书商克里斯说埃蒙特？”

威尔逊这样的人多得很：“毛姆只有一个！”

“他说他做旧书生意二十多年，走进书店找毛姆的客人多极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有，从来没有人找威尔逊。”

<<今朝风日好>>

“丁尼生的老诗集也是，收进一本卖一本，也许是学校里一代一代的学生都要读他的诗。

”英国批评界几乎都跟诗人奥登的说法一样，都说丁尼生抒情最耐读，叙事诗、史诗都弱。

艾略特称赞他是听觉最灵敏的英国诗人，不输弥尔顿，说他韵脚押得尤其精到。

桂冠诗人奥斯汀说丁尼生的诗是“客厅诗歌”。

我倒深信文学作品赏心之余还要悦目，案头这套诗集摆在客厅里绝不寒伧，每一本都曾经美国三大藏书家珍藏，贴了印记。

一位是Abel Berland，芝加哥著名律师，坐拥世界级藏书室，二一年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开专场竞拍藏品。

一位是Frederick S. Peck，十九世纪生在罗得岛首府普罗维登斯，名门之后，做过官，收藏拜伦遗著出名。

还有一位是Harry B. Smith，纽约人，作家，音乐家，珍藏名家手稿信札最多，一九一四年《纽约时报》全版写他的藏书室。

都说电子书快代替纸本书了，我不信。

胡适之对张爱玲说：“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

”用不着真去都闻得到书香了。

我不敢想象胡先生说“你要看书可以按计算机，那里头书很多”！

那是胡先生穿长袍跟不穿长袍的分别。

我在台北见到的胡先生是穿着长袍的胡先生，轻松，潇洒，长袖子一挥几乎看得到他手上卷着一册线装书临风低吟的神情，那时候他是“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身西装当上驻美大使那几年胡先生多委屈，多倒霉。

我情愿一页一页读完一千部纸本书也不情愿指挥鼠标滑来滑去浏览一万本电子数据。

荧屏上扫出一页页电子书我也试过，冷冰冰没有纸感没有纸香没有纸声，扫得出大学问扫不出小情趣，感觉仿佛跟镶在镜框里的巩俐彩照亲吻。

旧派人应该做些旧派事才合适。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要在大陆重编重印我近十五年里的文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居间商议，海外传统纸本书整理成国内一套传统纸本书，我想试试。

五十年前我在台南一位老先生家里看到墙上挂的一副对联，“雨久藏书蠹；风高老屋斜”，句子好，字也好：纸本书即便藏着蠹鱼也甘心，也诗意。

都说老头子都倔，电子狂风都吹斜了我的老房子了，书香不书香挑起的事端我倔到底。

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在香港

<<今朝风日好>>

内容概要

龙年董桥七十了，与董桥一起收藏小怀旧版……散文大家董桥说，文字是肉做的。

董桥带读者走进他的书房，听他讲搜集古书旅程中的故事，满纸文字乍看说的是访书藏书，或是文人闲话，细读来就有三两人物翩翩而出：书商威尔逊，李侬，史湘云，苏二小姐……前尘旧梦、他乡故友，惹人情怀。

令作者念念不忘的，其实是书里面所凝聚着的、那些不会再重来的时光。

书名取自丰子恺的“今朝风日好，或恐有人来”，对美好生活期待之情呼之欲出。

<<今朝风日好>>

作者简介

董桥，1942年生，福建晋江人，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做研究多年，又在伦敦英国广播电台中文部从事新闻工作。

先后曾任香港公开大学中国语文顾问，《明报》总编辑，《读者文摘》总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主任，《明报月刊》总编辑，香港美国新闻处“今日世界”丛书部编辑。

现任报社社长。

撰写文化思想评论及文学散文多年，在港台及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杭州、成都、沈阳出版文集十多种。

著作名称：《没有童谣的年代》《保住那一发青山》《这一代的事》《回家的感觉更好》《伦敦的夏天等你来》《从前》《小风景》《白描》《甲申年纪事》《记忆脚注》《故事》《今朝风日好》《绝色》《青玉案》《记得》等。

<<今朝风日好>>

书籍目录

今朝风日好
最后，迷的是装帧
我的初版 七
再见Rackham
限印版《七智柱》
追念J. S. P.的书房
画《鲁拜集》的人
又一部《伊利亚随笔》，多好！

邱吉尔的背影
比尔兹利漫忆
纸月亮
野草莓
橄榄奏鸣曲
罗马一叙
伦敦书坊记事
沉香记
济慈的欢愉
莎翁左倾的欲望
那时候我们爱读一点诗
湾仔从前有个爱莲榭
文人书信
门前两株白果树
楠木好看
闰年黄杨
瓷簪之夜
滨虹草堂
醉红的悬念
钗筒忆语
董糖的滋味
胡适的牵挂
又见史湘云
一生至友
记得李先生
紫铜罗汉
青灯佛影
爱榴室
龚夫人之恋
老吴的瞎话
刘文指要
大林小记
画里郁风
情愿她是李清照
楔子的跋语

<<今朝风日好>>

<<今朝风日好>>

章节摘录

《今朝风日好》选读之一 最后，迷的是装帧 从前，我买过两本彼得兔盈掌小书，淡淡的水彩插图画得真漂亮。

女作家Beatrix Potter会写又会画，一八六六年生，一九四三年死，天生聪明，家道又丰沛，没有上过学堂，家教辅导下读书画画，一八九三年写给她的保姆的小儿子Noel的信说她不知道这封信该写些什么，只好讲四只小兔子的故事了：“My dear Noel, I don't know what to write to you so I shall tell you a story about four little rabbits...”从此，The Tale of Peter Rabbit一小本一小本出版，红透全世界英文读书界。

她在湖区经营的庄园成了六本彼得兔和十几本动物故事的背景。

不是在英文世界里度过童年不熟悉英文儿童文学。

七十年代我常常在伦敦几家相熟的旧书店翻看儿童书，彼得兔之后是Lewis Carroll的艾丽思，是J. M. Barrie的彼得潘，是Kenneth Grahame的The Wind in the Willows，是Hugh Lofting的The Story of Doctor Dolittle，是A. A. Milne的小熊温尼。

插图漂亮的我都买一两本玩玩，Arthur Rackham画的艾丽思和彼得潘买不起精装买平装；泡特画的彼得兔那时候也还不那么贵，还有Ernest Shepard的小熊温尼线条画。

Baldur书店后门外斜坡上那几株树老板巴顿先生说是冷杉树，泡特给诺埃尔的信上讲明彼得兔跟兔妈妈住在冷杉树根里：“我从小梦想自己睡在那样一处沾着泥香的地方！”

“我的书商朋友一脸稚气。

泥土的芳香留在人人心中留到老。

巴顿说艾丽思偷看姐姐读的书发现书上没有插图没有对话：“...and what is the use of a book without pictures or conversations？”

“她说。

巴顿从此一生喜欢有插图有对白的书。

天气热得艾丽思想睡，采雏菊编花环又太费手脚了：“suddenly a White Rabbit with pink eyes ran close by her”。

巴顿从此一生喜欢小白兔、小树林，彼得兔不说，彼得潘肯辛顿公园里的小精灵也都在树丛里出没，他乐透了。

一九七六年，给小熊温尼画插图的画家Ernest Shepard去世了，那年刚好是小熊温尼五十岁生日，旧书专家朋友威尔逊在The Book Bay买了一批儿童文学，送了我一本第六次印刷的小熊温尼故事书When We Were Very Young：“但愿你喜欢舍巴特的插图，”他说。

“我常常在想，没有这些插图，米尔恩的书会那么红吗？”

难怪舍巴特晚年一提起小熊温尼总是悻悻然说‘that silly old bear’！

“那天，我请他跟我的老朋友李依Leonora在罗素广场一家小餐馆吃午饭。

那天，李依跟威尔逊买了四张小熊温尼插图复制本，小小四张画分开四格镶在一个小镜框里，写明是The House At Pooh Corner的插图。

那一阵子威尔逊刚给李依陆续找到舍巴特的两本自传，一九五七年的Drawn from Memory和一九六二年的Drawn from Life。

“小熊温尼图文结缘结得那么好，原作者米尔恩跟画插图的舍巴特竟然不是深交的朋友！”

“李依深邃的眼神荡起一丝迷惘。

是E. V. Lucas推荐舍巴特替米尔恩的诗文画插图，听说米尔恩起初不同意，嫌舍巴特是个“perfectly hopeless”的画家，后来画开了慢慢看出画里的线条的确老练，还说他将来死了要请舍巴特装饰墓碑！

E. V. Lucas是书虫，他编的蓝姆兄妹书信集我迷蓝姆的时期读了；他的自传Reading, Writing and Remembering也很好看。

他学问博杂，在Brighton一家书店做事读书读得渊博了，下笔快，著述多，编书也多，在《笨拙周刊》Punch做过几年编辑。

<<今朝风日好>>

“Winnie-the-Pooh”的温尼原来是伦敦动物园一头加拿大黑熊；Pooh是公园一只天鹅的名字，米尔恩的儿子Christopher Robin合二为一给小熊起名“小熊温尼普”。

舍巴特笔下的小熊倒是用了他儿子Graham的玩偶小熊做蓝本。插画家从小跟外公学画，又是Royal Academy School的高材生，油画功力深，画线条插图有骨有肉，作品都在《笨拙》发表，生平画的唯一一幅小熊温尼油画二 年在伦敦拍卖会上卖了二十八万多美金。

他画《柳林风声》的两幅彩色插图真迹去年也卖了三万多英镑。

早年我在伦敦Paul Minet的书店里看到一张舍巴特小熊温尼的原画，价钱不太贵：“不要买这些，”他说，“该买四本小熊温尼的初版本，皮面精装的初版最值得藏！”

找齐四本不容易。

买齐四本也太贵太贵了。

我只有一本The House At Pooh Corner，一九二八年第一次印刷的豪华初版，红皮烫金，品相极好。

这本书的初版分三种形式传世：精装初版的封皮有红皮蓝皮两款；第二种是布面硬皮初版；第三种作者米尔恩和画家舍巴特都签了名，只签三百五十本，我缘慳一藏。

集藏旧书的癖好真是有因有果，R. M. Williamson的Bits from an Old Bookshop里说，书痴先是只买要读的书，继而搜买想读的书，再则立心读遍存书，最后捧回家的全是些装帧美丽的老书，就算读不懂书中的绝种文字也硬要买来玩赏：“...but by-and-by he takes home books in beautiful bindings and of early date, but printed in extinct languages he cannot read.”我想我快进入第四期书痴了。

《今朝风日好》选读之二 情愿她是李清照 梧桐绵密的绿叶遮掩远处几株零散的古松，树荫下山石嶙峋，绿茵起伏，栏杆前一张矮矮的小桌上高高的方瓶插满莲荷花叶，亭亭然陪伴一卷书，一枚砚，一枝笔，一个小小的铜炉。

那位美丽的古代仕女身就矮桌半倚半踞对书凝思，右肘支案，左手纤纤五指轻轻抚在桌面上，端庄的高髻飘逸的罗裳一静一动给一座萧瑟的庭园多添三分旖旎，只恨相对一张坐墩没有人坐：“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共倚？

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友朋都说这件清代初年的竹雕笔筒雕的是宋代词家李清照填词图，也许赵明诚负笈远游留她独守离情，也许赵明诚赴任湖州知州途中染病死了：“黄昏院落，凄凄惶惶，酒醒时往事愁肠，那堪永夜，明月空床！

“元代伊世珍的《琅嬛记》里说，赵明诚的父亲要为儿子择妇，明诚昼寝，梦中诵书，醒来只记得三句话：“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

父亲为他释梦，说是言与司合是“词”字；安上已脱是“女”字；芝芙拔去头上的草自成“之夫”二字：你注定要做个“词女之夫”了！

传说尽管是传说，我读他们夫妇搜集书画奇器金石古籍的故事常常惦挂那段梦里前因，惦挂她孀居再婚离异的伤痛，惦挂那些藏品颠沛流落的悔恨：“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

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

竹雕笔筒桐荫下的仕女就算雕的不是李清照我也情愿当她是李清照了：雅玩玩的不就是这份雅趣？

顾小姐的砚香楼里那个桐荫仕女笔筒七十年代初几位父执长辈也都情愿相信那是李清照填词图

：“我倒没在意，”顾小姐说。

“是战前南京美术学院一位老师送给我的，他没说是李清照，只说是填词图是吟诗图，反正珍贵的是构思的不凡雕工的高妙！

“上个月第一眼见到这件笔筒我瞬间想起三十多年前砚香楼的那一件，旧梦翩然飘回，毅然用了三件雅玩跟藏家交换抱她回家。

都说囊无巨资而喜爱收藏的人用藏品换藏品是藏品升级的权宜上策，我真的这样权宜了好几次，每次总是逃不掉离散之痛也逃不掉偶聚之喜。

砚香楼我在《从前》里写过一些，是香港半山西摩道一幢老洋房，我至今难忘楼里的藏品，册页、扇面、手卷、斗方那些顾小姐说的“小东西”堆在几个红木书架上，上百个装着官窑名

<<今朝风日好>>

器和文房雅玩的锦盒夹杂其间，我好几次跟着几位长辈去长见识。

顾小姐人很随和，客人爱看哪一件她都让客人自己拿来看。

黄老先生喜欢竹雕，家中集藏了一批，砚香楼里那几十件他常常一边看一边教我认识明清竹人的风格，张希黄、朱小松、吴之璠、封氏兄弟、顾钰、周颢、邓渭我都记住了，笔筒、臂搁、香筒、笔山、竹杯、人物有的确然很漂亮，有的我看不出艺术价值，好多件不带款的反而格外标致。

记忆中顾小姐那件李清照填词图布局刀功跟我这件十分相像，细微的小地方我记不清楚了，竹色包浆却都这样红也这样亮，难怪黄老先生好几次要顾小姐卖给他顾小姐始终不肯，说老师那份心意她要留个念想。

我这篇《砚香楼》收尾说：“好多年后我从英国回来，黄伯伯说顾小姐移民美国了，家藏的字画珍玩这几年暗地里分批托人拿去拍卖，异乡生涯更比十里秦淮多了八分月色。

”砚香楼里那几位长辈先后辞世，两三年前我辗转听说顾小姐也在美国过世了，遗产全部捐赠教会办的慈善基金，半生集藏的那些宋元字画那些文房雅玩几经拍卖有的进了博物馆，有的还在古董铺，更多的是散入收藏家的私人藏品中。

我这件填词图竹雕笔筒上一手藏家说他是纽约找到的：假如是砚香楼旧物该多么好！

那年新春人日，顾小姐在砚香楼摆了两桌酒席说是给大家庆生，饭饱酒酣之际，她从卧室里拿出一幅小条幅，是沈尹默替她写的李清照《武陵春》词：“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词意悲深婉笃，书法字字曼舞，历史小说家南宫搏先生那天也来了，他说那是绍兴五年暮春易安寄寓金华之作，胡适认定双溪在绍兴，有些人又说在余杭，在临安：“其实肯定是金华丽泽祠前的双溪，李清照同年下半年才回临安！

”南宫搏说。

词人迟暮，雨泣鬓冷，心事难寄，那时节，她和赵明诚在静治堂里翻茶校帖的恩爱岁月已是绵邈的往事了。

那天大家谈起李清照再嫁张汝舟的事，谈起南宫搏先生笔下的李清照传奇。

顾小姐说她偏爱这位词女《金石录后序》里写人事之飘零和文物之流离：“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篋，且恋恋，且恹恹，知其必不为己物矣！

”她喃喃背诵这段慨叹。

”我避秦南来，心情有一点点像易安南渡的忐忑。

”她说她此生遗憾身边从来没有一个赵明诚，也没有一座静治堂，如今春归秣陵，人老建康，情怀匆匆如水！

说完，顾小姐浅浅一笑，一口干了半盏女儿红。

……

<<今朝风日好>>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把扇子画一家人家在家门前扫地备茶题上“今朝风日好，或恐有人来”，他静静看了好久眼眶里薄薄一层泪影说这位丰先生的画带着“传教士的爱心”！我听了一愣告诉他说丰子恺年轻的时候真的皈依过佛门。

——董桥

<<今朝风日好>>

编辑推荐

1、小怀旧版，龙年董桥七十了--董桥说：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我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我计计较较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的名字的每一篇文章。

欣读散文大家，两岸三地华人白先勇、陈子善、林青霞、梁文道等推荐。

2、小怀旧版，龙年董桥七十了——《今朝风日好》小怀旧版，布面精装，适合珍藏

。董桥说，写作就像美人卸妆。

其文笔雄深雅健，兼有英国散文之渊博隽永，与明清小品之情趣灵动。

专家说，你一定要看董桥，字字句句都泛着岁月的风采。

<<今朝风日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